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八輯

中華書局

語 言 學 論 文 選 譯

第 八 輯

“語法結構問題”之一

中 華 書 局

內 容 提 要

本輯選譯了近年來蘇聯出版的最重要的語法論文集之一《語法結構問題》(1955年,蘇聯科學院)里面的八篇論文,其中主要討論形態學和句法的理論問題,雖然引用的材料有突厥語、芬蘭語、日本語、日耳曼語等,但是所談的問題比如詞類、格位、後置詞、前綴、休、詞組等具有一般性的意義,可供語法研究者參考。關於各篇的內容請看各篇題目下面的提要。

Вопросы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5.
Виноградов, Баскаков, Поспелов 編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八輯)

“語法結構問題”之一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耗1/32·8印張·213,000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上半部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定價:(9) 1.10元

統一書號:9018.44 58.11, 32型

824125

目 录

語音和語法(形态)的相互关系	A. A. Reformatskiy (1)
論突厥語中的詞类問題	E. V. Sevortian (28)
关于格位范疇的問題	K. Ye. Maitinskaya (71)
現代日本語中的来自名詞的后置詞	N. I. Feldman (100)
論構詞系統中前綴附加法的特点	K. A. Levkovskaya (154)
巴什基尔語動詞的体的范疇	A. A. Yuldashev (181)
句子和詞組	V. N. Yarceva (214)
論英語詞尾的弱化和句法手段的产生之間的 相互关系問題	V. V. Passek (232)

語音和語法(形态)的相互关系

1. 問題的提出
2. Baudouin 及其交替論
3. 語言結構中的“語音层”和“形态层”
4. 詞素音位和詞素音位学問題
5. 突厥学和日耳曼学的几个問題
6. 詞素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
7. 結論

A. A. Reformatskiy 的文章討論語法和語音結構之間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問題。作者是从划分語言結構中語音层和形态层的界限出发的。因此在作者的解釋中,在位置条件下研究的音位就是語音学中高級的單位,而在位置条件以外研究的音位就作为形态学分析中的低級單位而出現。作者拒絕了結構主义的詞素音位的概念,認為那是不必要的,他在詞素音位学中看見語音学和形态学之間的“邊緣地区”。作者認為,詞素的同一性或者非同一性(它可以有各种程度)問題是語音和形态联系的中心問題。(摘自《語法結構問題》序)

1. 問題的提出

在語言科学发展的各个时代里,这个問題所得到的解决是不同的。在語音学还没有成为語言学的特殊学科之前,人們对它很少注意。但是,当語音变化过程和語音現象,由于历史比較法的发展,开始成为語言学研究的必要环节的时候,“語音規律”就明显地从語言发展的一般規律中分离出来了。

如果撇开 Bopp-Grimm, 甚至 Schleicher 的时代不談,那末,我們就应当断定:第一,語音学这个詞就其專門的意义來說,还不存在;第二,在19世紀里,認為語音学是生理学,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而語法学是心理学(Kulturwissenschaft)^①的思想是越来越巩固了。

^① 參閱: H.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語音史原理)», 第二版, 1886年, 第6, 7, 8, 9等頁。

根据青年語法学家們的意見，語音学和語法学属于完全不同的範圍。H. Paul 写道：“心理成分是任何一个文化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切都以它为中心，所以，心理学是任何一种文化科学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心理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存在于單純的心理基础之上的①。”

然而，作为科学的語言学 Paul 却理解为絕對不是純粹科学 (reine Wissenschaft)；依照他的話來說，“它毋宁說是由許多应当具有規律的科学(照例說，是这些科学的片段)所組成的混合体②。”

这种立場就引起时常遇到(可惜得很，甚至現在还遇到)的，認為語音学是物理学、生理学，而語法学則是心理学的意見。于是，就否認了作为特殊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統一性，于是，Paul 把語言学看做“混合科学”(Konglomeratwissenschaft) 的轟动一时的見解也就長久地占着支配的地位。

問題如果这样提法，語音学不但被排斥于社会(人文)科学(Kulturwissenschaft) 的領域之外，并且根本也就脫离了語言的範圍了。那末，語言到底“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它始終是“純粹的心理現象”(bloss psychologisch)嗎？

我們絕不能够这样想。如果我們要本質上来理解語言，那末，我們就应当就其完整性来理解它。

首先必須懂得，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是特殊的社会現象(而不是一半的社会現象，另一半的“自然”現象)。必須懂得，語言有自己的構造，有自己特殊的內部发展規律，絕不能够把它归結为經濟基础的現象，或归結为上层建筑的現象，也不能归結为任何其他的現象。因

① Das psychische-element ist der wesentlichste factor in aller culturbe-
wegung, um den sich alles dreht, und die psychologie ist daher die vornehmste
basis aller... culturwissenschaft. Das psychische ist darum aber nicht der
einzige factor, es giebt keine cultur auf rein psychischer unterlage. (H. Paul
《語言史原理》，1886, 第 6 頁)。

② Vielmehr bildet sie ein conglomerat, das aus verschiedenen reinen
gesetzwissenschaften oder in der regel aus segmenten solcher wissenschaften
zusammengesetzt ist. (同上)。

此, 不应当把語言分为“两半”——“社会現象”和“自然現象”两个部分, 或“物質”和“形式”两个部分, 而应当理解語言的統一性和完整性, 以及它由語音、語法(形态学及句法)和詞汇所組成的結構特点。

作为特殊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并不排斥每一个語言結構成分(語音、語法、詞汇)的各种特点。但是, 这些成分的差別和整个語言的統一性的論題并不矛盾。

这些語言要素的差別是明显的。語音学的要素是声音, 語法学的要素是形式(形态学的形式和句法形式), 詞汇学的要素是詞。但是, 同样明显, 詞不能存在于語法之外, 不能离开“自然物質”(語音)而存在; “形式”通常只是詞和詞組的形式。

語音学中的音位方面的全部意义正是在于要避免把語音学划归自然科学, 而要把物理現象的声音理解为社会現象的語言所必要的成分。

在本文中, 我們想要研究語音与語法, 首先是与形态学的联系, 因为我們認為这些領域中的每一个領域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範圍。

在詞組(фраза)和句子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語音和句法之間的相互关系, 是一个特殊的問題, 我們在这里不打算加以論述。

2. Baudouin 及其交替論

第一个打破[19世紀]七、八十年代被公認的清規戒律的, 是 J. Baudouin de Courtenay。他揚言摒棄語音規律, 宣称任何語音規律都不存在, 并且也不可能存在^①, 虽然在他的研究的未发表的部分里, 他却非常精細地說明了, 在語言存在的某个阶段上, 这些語音規律在其发展和起作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 語音和形态之間的必要的联系是怎样出現在詞素及其变体(由詞素中的音位交替所产生)的音

^① Es gibt weder Lautwechsel, noch Lautgesetze und es kann auch solche nicht geben. (沒有語音交替, 也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語音規律) (Baudouin, «Versuch einer Theorie phonetischer Alternationen[語音交替理論的研究]», 1895年, 第18頁)。

位結構之中①。

从 Baudouin 著名而很少被研究的集其交替論的基本思想之大成的著作《語音交替理論的研究 (Versuch einer Theorie phonetischer Alternationen)》(1895 年, 波蘭文版本 *Próba teorji alternacji fonetycznych*, 1893 年)里, 引用其最重要的一段話時, 我只想提到他的一个分析。

在比較 plot-e (plot-e [我編織]) 和 pleci-e (plec'-e [他編織]) 這兩個動詞形式的基礎上, Baudouin 把一切的階段, 一切類型的交替都說成是一條梯子的層級, 歷史上發展着的过程順着梯子層級從一個類型轉入另外一個性質不同的類型。下面就是這種分析:

(一) l_1 (來自 plotę 中的 lo) $\parallel$ l_2 (來自 plecie 中的 le)——胚胎期的分化。

(二) e_1 (來自 plotę 中的 te) $\parallel$ e_2 (來自 plecie 中的 cie)——新的語音交替或分化。

(三) o (來自 plotę 中的 lo) $\parallel$ e (來自 plecie 中的 le)——古音的或傳統的交替。

(四) t (來自 plotę 中的 te) $\parallel$ c' (來自 plecie 中的 cie)——心理語音的交替或相互契合 (корреляция)。

从 Nebeneinander (橫序語言學) 方面來說明這個分析的時候, Baudouin 引出了轉入 Nacheinander (縱序語言學) 方面去的如下的解釋②。

(一) *plot-o $\parallel$ *plete, 這裡只有胚胎期的分化 $e_1 \parallel e_2$ 和 $t_1 \parallel t_2$, 來自 eto 和 ete 的組合。

(二) *plet-o $\parallel$ *plet-e, 這裡 $t_0 \parallel t_1$ 已經是現在的分化, 而 e_1

① 在《拉丁語音學講義》(1893 年) 這部著作里, Baudouin 也概括地總結了這個思想: “詞干的形態詞尾的語音交替是由純粹語音的原始原因引起的派生現象。詞干的語音交替, 正如任何一種形態單位或詞素的一般語音交替那樣, 都分解為詞素中所含的音位的交替”(第 242 頁)。

② 應當把這些術語理解為 синхрония (橫序語言學, 斷代語言學) 和 диахрония (縱序語言學, 歷代語言學), 即 Nebeneinander 指的是同時存在的語言狀態; Nacheinander 指的是前後繼續發生的語言狀態。

(在 plet-o 中) $\parallel e_2$ (在 plet-e 中)却还是胚胎期的。

(三) $*ple_0t_0-o \parallel *plet_1t_1-e$, 这里有两个分化: $t_0 \parallel t_1$, $e_0 \parallel e_1$ 或者可能已經是一个傳統的交替 $t \parallel t'$ 和一个分化 $e_0 \parallel e_1$ 。

(四) $*plot- \parallel *plet'-$, 这里有两个古音的或傳統的交替 $t \parallel t'$ ($t \parallel c'$) 与 $o \parallel e$, 和一个胚胎期的分化 l_1 (在 lo 中) $\parallel l_2$ (在 le 中)。

(五)終点,即分析的出发材料: $plot-e[plot-e] \parallel pleci-e[plec'-e]$, 其中 $o \parallel e$ 和 $t \parallel c'$ 已經相互的契合,同时 $t \parallel c'$ 的交替是和某种动词形式 $plot-e$, $plot-a \parallel pleci-e$, $pleci-esz$, $pleci-emy$, $pleci-ecie$ 的交替有联系的;而 $o \parallel e$ 的交替和这些形态现象也有局部的联系,但是它的“心理”特点却由于形式整齐的趋势而弱得多,因为代替 $plote$, $plota$ [$plote$, $ploto$] 形式的还有 $pletę$, $pleta$ [$plete$, $pleto$] 的形式,因而,在現代的交替状态里, $o \parallel e$ 减弱到进入傳統的交替之列的地步,而 $t \parallel c'$ 的交替仍然是相互契合。

这种精細的分析一直到現在为止都应当使每一个音位学家和語法学家高兴。这里只是缺少能够从头到尾解釋这一切的一个概念,即位置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 Baudouin 所建造的大厦就依然是沒有基础的。

3. 語言結構中的“語音层”和“形态层”

讓我們設法建立語言結構中的“語音层”和“形态层”(ярус)之間的联系的原理。

首先,我們必須放弃一种流行的观念:“詞是由声音組成的。”这种原理有两方面的錯誤:第一,因为詞是由詞素組成的(尽管这也可能是單一詞素的詞);第二,詞素本身也不是由声音組成的,而是由音位組成的。在言語中发出的声音合成音位,而音位則是構成詞素的材料。

如果局限于实际发出来的声音,那末,我們就談不到詞的形态結構,因为联合音变现象就“拭去”形态的接合綫($[\text{ш}:\text{ыт}']$ 代替 $\langle \text{с-ш-и-т}' \rangle$, $[\text{д}'\text{эцкэи}]$ 代替 $\langle \text{д}'\text{эт-ск-ој} \rangle$ 等),而和音的位置所产生的音

變現象(例如音的弱化作用)在一起的又造成了音位等同的,因之,也造成了形態等同的發出聲音的變體(例如,在 роздых [休息], раз-
дать, раздавать [分給], отпуск [解放], растить [栽培], рас-
пивать [共飲], расжать [松开], разжевать [細嚼], расшить,
расшивать [拆開], расщеп [劈縫], расщепить [劈開] 等情況
中的 [роз-], [рлз-], [рлз-], [рос-], [рлс-], [рлс-], [рлж-],
[рлж-], [рлш-], [рлщ-], [рлщ-], 或在 стола [桌子, 生格]; дома
[房子, 生格]; коня [馬, 生格]; края [邊緣, 生格] 等情況中的格的
屈折的規定, 聯合-位置的條件在 стола, дома, коня, края 等情
況中構成了屈折的不同聲音)。

對語音來說, 這一切情況都應當依照上述詞素所含的音位
(<роз->, <-а>) 的基本形態記載下來。但是絕不能夠把它們當作沒
有區別的平等的系列加以記載, 而應當把它們當作某一種變體的系
列加以記載, 這對形態來說, 是唯一必要的①。

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許多研究家就採用了“詞素音
位”(морфонема, 來自 морфофонема, 重複音 脫落)和“詞素
音位學”(морфонология, 來自 морфофонология) 這兩個特殊的
概念。

依照我們的意見, 這兩個概念遠不是等價的。此外, “詞素音位”
這個術語過去和現在, 都被不同的研究家應用到不同的對象上
面去。

4. 詞素音位和詞素音位學問題

第一個使用“詞素音位”這個術語的是波蘭的語言學家 Henryk
Ulaszyn。他直接從 Baudouin 的心理學的定義出發, 並作了這樣
的一個表述: 根據我的觀點, 必須把“音位”這個過於廣泛的觀念分解為
“音位和詞素音位”兩個觀念, 並且把這兩個觀念跟“音素”的觀念對

① 所以, 對詞形變化系統的記載, 不但詞和形式的拼寫法的外表不適用, 並且把它
們用語音標表達出來也是不適用的。這裡, 音位的標寫法是必要的。

立起来,后者表示能用实验语音学的仪器加以解释的客观现象。^①

Ułaszyn 更进一步解释说,音位是和音节相适应的,而不是和词素相适应的;他拿波兰语的词 *zaba* [蟾蜍, *z* 发音为 *з*—译者] 的双重成分来作证明:

“音响-发音的观念是不可再分的。我把它叫做‘音位’: *z*, *b*, *a*。由此构成的综合物是音位的综合物 *zaba*”。

根据 Ułaszyn 的意见,因此在指小的 [*zapka*] [小蟾蜍] 一词里,就有五个音位: *z*, *a*, *p*, *k*, *a*。如果这样理解, *zaba* 这个词,根据 Ułaszyn 的见解,就要分为 *z/a* || *b/a* (即音位与音节相适应)。

如果我们从语义-形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个词的话,这就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得到的就是 || *zab/a* || 的划分,而我们已经不能够用上述的观点来把所得到的成分(词素音位)进一步分割了。

其后, Ułaszyn 就把音位的定义规定为和声音相适应的“主观的现象”:“它和客观的现象一样,属于如风吹的声音、动物的喊叫,总之是自然界的这类物理现象的范围之内。”

那末,根据 Ułaszyn 的意见,词素音位到底是什么呢?

“词素音位是有语义-形态功能的音位”^②。例如, *zaba-zabka* [*zapka*], 其中词根的每一个辅音的词素音位都是一样的,而这里的音位则是不相同的 [*b*]-[*p*]-或 [*b* (清音化的)]。

Ułaszyn 认为在 *zaba-zabie* ([*b*]-[*b'*]) 这个例子里存在着“内部屈折的表达”,他做出总结说:

① Zergliedere ich meiner Ansicht nach allzu weit ausgefasste Vorstellung des „Phonemas“ in zwei Vorstellungen: „Phonema und Morphonema“, indem ich gleichzeitig beide Vorstellungen der Vorstellung „Laut“ gegenüber stellere als der Benennung einer objektiven Erscheinung, die mit Hilfe von Apparaten der experimentellen Phonetik versinnlicht werden kann. (Henryk Ułaszyn. «Laut, Phonema, Morphonema (音素, 音位和词素)»,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IV, 1931 年, 第 53—61 页)。

② Ein Morphonema ist...ein Phonema in semasiologisch-morphologischer Funktion. (同上)。

“由此可見，音位依照外部的近似性，在音响-发音过程的主觀的等值性的基础上構成系統，例如 s/s'，而詞素音位則在內部的功能的相似性的基础上構成系統，这种相似性是由它們的同源性，換言之，是由它們和語義-形态單位（即詞素）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①。

从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清楚的看出，青年語法學家們所宣布的語音与語法无关的基本論題，一般的說，对 Ułaszyn 來說，也仍然是牢不可破的。把“言語声音”和“音位”交錯起来，把一般非語言的現象，“风吹的声音，动物的喊叫，总之——自然界的聲音”，保留在“声音”这个概念里的时候，Ułaszyn 第一次給語言結構梯級（声音——音位——詞素音位）的不必要的复杂性提供理由，其实在这种梯級里，音位（及其变体）和音位的区别詞素和区别意义的功能，在語言學上是一个單位。

这种怪誕的奇裝异服繼續流行下去。它被美国人利用了。最初是 D. L. Trager 在他的《俄語音位》(The Phonemes of Russian)^② 一文中，引用謝尔巴的著作《俄語发音学簡編》(Court exposé de la prononciation russe) 和 Trofimov 与 Jones 的小冊子《俄語发音学》(The Pronunciation of Russian)，提出似乎相当确凿的俄語元音变化表，而以 Ułaszyn 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術語把它裝束起来。我只要指出其最显著的一点^③：俄罗斯文学語言的五个元音音位在 Trager 的著作里被称为“詞素音位”，而在某些位置上，“詞素音位”又由“音位”代替了，例如在重音之前的音节里非顎化輔音之后的“詞素音位”[o]就由音位[a]“代替了”，“詞素音位”[a]，也有同样的情形。

① Die Phonemata bilden also Systeme nach der äusseren Verwandtschaft, auf Grund der subjektiven Äquivalenz akustisch-artikulatorischen Prozesse, z. B. s || s', die Morphonemata dagegen bilden Systeme nach der inneren, funktionellen Verwandtschaft auf Grund ihrer Homogenität innerhalb, bzw. im zusammenhange mit den semantisch-morphologischen Einheiten, d. h. Morphemen. (同上)。

② “Language”, 1934 年，第 4 期。

③ 对 Trager 这部著作的更詳細的分析，參閱我的論文《美国語言學中的音位問題》(Проблема фонема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見《莫斯科国立教育学院(МГПИ)学报》，1941 年，第五卷，第一期，第 131—134 頁。

結果是：依照 Ułaszyn 的理論而建立起來的“三層寶塔”（聲音——音位——詞素音位）就違背了健全的思想。比方說，如果在復數主格里，*волы* [犍牛]和*валы* [壁壘]在聲音上相符合，都念為[валы]，那末，根據 Trager 的意見（同時也是根據 Ułaszyn 的意見），這里就有兩個詞素音位[o]和[a]，其中音位[a]“代替了”音位[o]。這同一個現象為什麼對[o]來說是音位[a]，而對[a]來說又是“它本身”呢？然而，沒有加以解釋的[ü], [ö], [ä]等材料又都表示着什麼呢？這既不是“詞素音位”，也不是“音位”。那末，“聲音”又在哪儿呢？是否可能就在這些[ü], [ö], [ä]身上呢？為着使這一切都成為更真實的，更簡單的，把這勉強建立起來的一切層級都這樣加以移動，認為是音位（在俄語的元音系統里有五個音位，根據 Trager 的說法，這是“詞素音位”，Trager 也把它們計算為五個），是這些音位的[ü], [ö], [ä]類型的變化（這些不和其他音位的音響相符合的音位的變形），是音位的變體：[Λ], [ə]（如果不同的音位在同一種音響上相符合的話），是不是更好呢？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簡單的結論：對於與形態的關係或對於形態本身來說，重要的只有語音的基本單位——可變的不變單位，(⟨и, э, а, о, у⟩)，而不是任何的變化（哪怕是[ы, е, ä, ö, ü]類型的變形或[Λ], [ə]等類型的變體）^①。

在這樣錯誤的術語里，簡單的音位“被提高”到神話式的“詞素音位”的地位上，而可憐的“聲音”有時却不知道要在什麼地方，要如何得到運用；如果要研究語音交替的問題，這種錯誤的術語是格外的不可理解的（參閱下文）。

但是，對“詞素音位”的這種看法，並不是獨一無二的。

在企圖把語音和語法“歸并起來”，拿“詞素音位學”去給音位學和形態學搭起橋梁這種觀念的鼓舞下，N. S. Trubetzkoy 運用了 Ułaszyn 的術語“詞素音位”，不過是把它用在另外一個意義上。

① 我是依照 R. I. Avanesov 和 V. N. Sidorov 在其著作《俄羅斯文學語言語法概論（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1945 年）中以及我在我的著作《語言學引論》（1947 年）中使用的意義來使用“音位變體（вариант）”和“音位變形（вариация）”這兩個術語的。

对 Trubetzkoy 來說, *рука* [手] 中的 [к] 和 *руку* 中的 [к'] 之間的區別是依賴外部語音情況的同一个音位的两种語音實現^①。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对 Ułaszyn, Trager 及他們的信徒來說, 这里是“實現一个詞素音位”的两个音位)。

但是, 对 Trubetzkoy 來說, 为着替詞素音位学辯护, 詞素音位还是必要的。他在这个問題上, 这样的确定他自己的立場:

“‘詞素-音位’ (морфо-фонема) 这个術語及其縮写法 ‘詞素音位’ (морфонема) 是 Ułaszyn 所发明的, 但却被用在另外的意义上。”

Trubetzkoy 对“詞素音位”所下的另外一种定义是这样的:

“例如, 在俄語的詞 *рука* [手] 和 *ручѡй* [手的] 里, *рук* 和 *руч* 这两个語音組合被理解为存在于語感里的同一詞素的两个語音形式。同时, 在这两个語音形式里, 或更正确的說, 这是一个形式 $py \frac{K}{q}$ (其中 $\frac{K}{q}$ 是复合的形象)(原文如此! —— A.R.)……这些作为詞的形态結構的条件的派生物, 能够在同一个詞素內彼此交替的两个或更多的音位的复合形象, 可以称为詞素音位”^②。

Morris Swadesh 在他的著作《音位原理 (The Phonemic Principle)》里, 采取“詞素音位”的这种解釋, 他把这种“現象”定义为“同类音位群之一” (one of a class of like phonemes)^③。

① 参閱 N.S. Trubetzkoy, «Sur la Morphonologie (論詞素音位学)», 見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29 年, 第一期, 第 85 頁以及下面諸頁。

② Ainsi, dans les mots russes *рука* et *ручѡй*, les ensembles phoniques *рук* et *руч* sont sentis comme deux formes phoniques d'un seul et même morphème, qui vit dans la conscience linguistique, à la fois dans ces deux formes phoniques, ou, plus précisément, sont une forme $py \frac{K}{q}$, où $\frac{K}{q}$ est une idée complexe…… Ces idées complexes, de deux ou plusieurs phonèmes susceptibles, en fonction des conditions de structure morphologique de mot, de se remplacer l'un l'autre au sein d'un seul et même morphème, peuvent être appelées des «morphophonèmes» ou des «morphonèmes». (同上, 第 85 頁)。

③ Morris Swadesh, «The Phonemic Principle», 見 «Language», 1934 年, 第 2 期。

如果能够从复合形象 (*idées complexes*) 的迷宫走向现实的世界里来, 那末, 我们就应当承认, 这样的理解, “詞素音位” 就是 (以俄語的材料來說) [к—ч], [г—ж], [п—пл’], [о] 或 [ə]—[零] 等 (例如: рука [手]—ручка [小手], бегу [我跑]—бежишь [你跑], лупишь [你剝]—луплю [我剝], сон [睡眠]—сна, день [白天]—дня 等) 类型的形态更替的各成分总和。

必須說明, 在著述該論文的時候, Trubetzkoy 是从极端的心理學的前提 (发源地即 Baudouin 的學說) 出发的, 而他对 “复合形象” (*idée complexe*) 所下的定义也就是 Baudouin 所說的 “表現” (*Vorstellung*)。但和后者不同, Trubetzkoy 运用这个解說來說明的对象却是 Baudouin 所詳加研究而从来也沒有被他划归 “表現” 之列的。

Trubetzkoy 把这些事实帶到 *idée complexe* 上面去的思想, 是不可思議的。在 [к] 和 [ч], [г] 和 [ж] 里有什么一般的 “表現” 呢? (在第一对音里, 是清音性嗎? 在第二对音里, 是濁音性嗎? 然而 берёгу [我爱惜]—беречь [爱惜] 是同类的現象, г 和 чь 的共同点却既不是清音性, 也不是濁音性……)。尤其有趣的是, 在不固定的元音里, “一般” 的表現却是 “零” (而其实这和 [к]—[ч] 或 [г]—[ж] 是同样的語音的 “交替”)。这怎么能够是 “复合形象” 呢?

为着寻找直綫式的分类系統, Trubetzkoy 就想出不存在的、对語言結構來說是不需要的單位, 这种單位在客觀語言事实中沒有对应物; 那里是詞素变体之間的契合, 对应或交替 (рук—|| руч—; бер—|| беж—; сон—|| сн—等), 然而 [к] || [ч], [г] || [ж], 尤其是 [о] || [零] 却并不構成什么語言結構的真正單位。

所以, “詞素音位” 这个概念是不必要的概念: 它或者是其他現象的假裝 (Ułaszyn, Trager), 或者是相当于神話式的对象 (Trubetzkoy, Swadesh)。

然而, 关于詞素音位學的問題却是复杂得多, 严重得多的。

如果承認語音的最高單位是音位而語音學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某

種語言中的音位的數目和系統以及在於描寫音位在位置上的分配和音位在各不同位置里所獲得的變化性的話，那末，不僅明顯屬於語法範圍內的內部屈折問題（不論是閃密特諸語言中的露骨的形式或者是印歐諸語言中的曖昧的，通常不是獨自存在的形式^①），而且 *бегу-бежишь* 這一類型的交替的問題，都與語音學無涉的了。把形態的交替歸屬於語音學的範圍，在我看來，是極大的錯誤。在這些現象里，Baudouin 當時所確證實的語音現象絲毫也不存在。但是，這些現象也往往不合法地進入語法學的範圍中。事實上，作為語法意義及其表達手段的學說的語法學，與類似 *рука-руцѣ* 或 *рука-руке* 的這些事實有什麼關係呢？這裡， $[-a] \parallel [-\text{ə}]$ 的屈折區別是語法學的問題，但是在它們之前到底是個 $[\text{ц}]$ 或是個 $[\text{к}]$ ，則與語法學絕對無關。很顯然，在分析例如 *посылать* [派遣—未完成體]—*послать* [派遣—完成體] 或 *foot* [腳—單數]—*feet* [腳—多數] 這類的情況時，語法學就把同類的事實劃入它的範圍之內了；這是它的權利和責任。

但是，如果 Baudouin 所說的“傳統交替”在語音學上沒有根據，也沒有理由被列入所謂“語法學”的範圍，那末，要把它歸到何處呢？在語言系統里和在語言科學的系統里，哪兒才有“傳統交替”的地位呢？

Baudouin 本人因為比較關心的是語言和語言學的統一性，而不是語言內部各個範圍的界限，所以對這問題沒有提出答案。

從 Baudouin 的思想出發，Trubetzkoy 企圖論證語言科學中一個新的部門。他向語言學家們建議採用詞素音位學這個概念。下面就是他對這個問題的論證：

“作為音位學和形態學之間的連結環節的詞素音位學，必須在語法學中占一光榮的應有的地位，並且必須在每一種語法里占有地位，

① 日耳曼語的 Umlaut (Ablaut 較少) 或俄語的 *братъ-бирать*（通常在：*собирать-собирать* 等）或 *гол-голь* 這一類型的“純粹”的內部屈折的情形，對印歐諸語言來說，並不是典型的。

而不只是在閃密特諸語言或印歐諸語言的語法里①。”

这里,語音学(音位学)和語法学之間的“桥梁”观念已被明显地表示出来了;必須特別指出,問題不只是关于屈折語的某些困难,而是一般地关于任何語言的分类系統。

Trubetzkoy 还进一步指出在語言学中划分出詞素音位学这一部門的一个目的。他說:

“作为声音学說和形式学說之間的連結环节的詞素音位学,仅仅由于它在語法系統中的中心地位,就負有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每一种語言的特征提供包括一切的描述,并且可能更容易地在世界各語言的合理的类型学中从詞素音位学的观点来划分出某些語言类型②。”

Trubetzkoy 的这两种想法并没有引起疑問。这是猜对了的真理。但是,Trubetzkoy 对这論題的更进一步的議論,在我看来,却是可疑的,缺乏效果的。

Trubetzkoy 建議把詞素音位学分为三部分:(一)关于詞素的音位結構的学說。(二)关于詞素在詞素組合中发生的联合音变的学說。(三)关于担当形态功能的交替的声音系列的学說。

詞素音位学的第一个任务,即对作为附加成分和詞根的詞素,在其互相比較中所进行的音位組成成分的分析,并没有引起疑問;事实上,不同詞素中的音位組成成分的区别是不可反駁的。例如,在俄語里,音位<ж>只可能在有限的詞根詞素里(不能在附加成分里)找到③;

① N. S. Trubetzkoy, «Gedanken über Morphonologie (关于詞素音位学的意見)», 見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31 年, 第四期, 第 161 頁。

② Die Morphologie, die, wie schon gesagt, ein Bindeglied zwischen Laut- und Formenlehre ist, ist schon durch diese ihre zentrale Stellung in grammatischen System am meisten dazu berufen, eine umfassende Charakteristik der Eigenart jeder Sprache zu geben, und vielleicht Werden jene Typen von Sprachen, die sich auf Grund einer morphonologischen Betrachtung ergeben, als leichter ermöglichen, eine rationelle typologische Einteilung der Sprachen des Erdkreises aufzustellen. (同上第 163 頁)。

③ Trubetzkoy 認為俄語里由一个輔音構成的詞根只能存在于代詞的的意見,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我們甚至于可以举出象 щи 这样的詞,或做些必要的更改,也可以举出象 мать, жать 这些現代俄語的動詞。